

康熙皇帝與書法

國立台灣博物院
NATIONAL TAIWAN MUSEUM

陳捷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內容提要】清聖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間，勵精圖治，以致武功極盛，文治亦隆；又由於他勤奮好學，乃成爲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多才多藝的君主。本文作者擬就康熙皇帝與中國書法相關之事，根據清宮可靠之檔案，作出如下幾點之研究：

(一)說明康熙皇帝一生對中國書法有極大興趣，尤其在年輕時，每日利用處理聽政之餘暇，勤練書法，凡是晉唐以來名家作品，他均作臨摹並有心得。

(二)康熙帝對王羲之、顏真卿、黃庭堅等名家手蹟風味、優長缺失，亦均有深度瞭解與認識。

(三)康熙帝對善於書法之大臣備加禮遇，謙虛向他們學習，並彼此交換作品，以爲摹仿之用。

(四)記錄康熙帝贈送王公、大臣與各界人士御書墨寶之情形，並說明皇帝贈手書有期勉激勵各界人士之作用。

(五)康熙皇帝喜愛書法是一種怡情養性的高雅嗜好，特別他能理性的喜愛書法，不會玩物喪志，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

康熙皇帝非常愛慕中華文化，對於程朱理學極力提倡，而且以身作則的努力鑽研，幾乎成了專家。他對中國的書法，也有著出奇的偏好，可以說他一輩子游情於翰墨之中，不少人公認他是可以躋身於名家之列。曾國藩後來說：康熙皇帝「十

七、八年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註一】就是指皇帝在讀書與寫字方面情形的。

康熙皇帝在中國書法上造詣，連當時的西洋人都對他讚譽有加的，著名的法國籍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曾在清宮中供職多年，後來他寫了一份報告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其中有：康熙皇帝「所有的愛好都是高尚的」、「他寫得一手漂亮的滿文與漢文。」【註二】可見康熙帝的擅長書法是當時中外人皆知的。

儘管有不少大臣爲了諂諛，說皇上的書法美好是天授的才能，是天賦的異稟之一；但是康熙皇帝卻說他在書法上的成就是由天性的喜愛與不斷的苦練而得來的。在他五十初度之後，曾向大臣們說：

「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古名人之墨蹟、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餘年，實亦性之所好。」【註三】

類似的話，皇帝也曾說過，如：

「……宮中古法帖甚多，朕皆臨閱。……所有法帖，朕曾臨偏，大抵名人墨蹟，屢經匠工鏤刻，其原本精神漸皆失真。……朕素性好此，久歷歲年，毫無間斷。」【註四】

由於皇帝臨摹古代名書法家的法帖很多，從現有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他最初似乎是從學習董其昌的筆勢開始的。他有一次向大臣們說：

「……沈荃昔云：伊曾親受董其昌指訓，朕幼年學書，有一筆不似處，沈荃必直言之。……」【註五】

董其昌的字是皇帝喜歡的，康熙三十八年南巡途中，他在蘇州旅次還臨摹了他的字，清宮史料裡記述了此事：

【註一】：《國朝先正事略》卷首，曾國藩序。

【註二】：《康熙帝傳》頁一九七、二一九等處。

【註三】：《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以下簡稱《仁錄》）卷二一六，葉十九上（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乙卯條）。

【註四】：《康熙起居注冊》，四十一年十月五日條（頁九六一九）（台北藏本）。

【註五】：同上書，同日條。

「三月十五日，在蘇州）臨董其昌家雞野鷲春蚓秋蛇八大字。掌院學士韓菼奏云：皇上書法，不啻龍飛鳳舞，晉唐名迹所不及，何況其昌？……」【註六】

說到晉唐名迹，皇帝對王羲之、顏魯公等大家的書法是鍾愛的，以下幾則記事，也許可作說明：

「國子監祭酒馮源濟以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墨蹟二十四字裝成冊頁，賫付學士喇沙里代奏曰：此帖乃王羲之所書真蹟，臣父素所珍藏。今皇上留心墨翰，臣不敢收藏此帖，願進御覽。……上命收進，覽畢，隨命喇沙里傳諭馮源濟曰：朕萬機之暇，篤好讀書臨帖，常臨王羲之字，素謂此帖甚善。今睹所獻其蹟更佳，朕心喜悅，賜以表裡各八端，將此帖留覽。」【註七】

康熙皇帝並不是一般玩物喪志的人；但是這件王羲之的真蹟實在「甚善」，令他衷「心喜悅」，因而留在宮中以便御覽了。皇帝對王羲之書法的欣賞，也可以從爲〈曹娥碑〉題跋一事中窺知。史料中也記了這件事：

「上親跋王羲之〈曹娥碑真蹟〉，詞曰：曹娥碑相傳爲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得意書。今睹真跡，筆勢清圓秀勁，眾美兼備，古來書法之精，未有與之匹者。至今千餘年，神采生動，透出絹素之外。朕萬機餘暇，披玩摹倣，覺晉人風味，宛在几案間，因書數言識之。」【註八】

可見皇帝認爲王羲之的字是「眾美兼備」的，而且他在有空時常「披玩摹倣」，喜愛之情，可謂溢於言表。對於唐代書家，皇帝則特愛顏真卿的「嚴氣可性」。有一天皇帝在早晨聽大臣講解四書等古經之後，特別命講官牛紐、陳廷敬二人留下，並將他們召入乾清宮，與他們一同觀賞古代名家字畫，討論各家的優長缺失，當時的情形是：

「（皇帝）命近侍雜取晉、唐、宋、元、明人字畫真蹟卷冊，置榻上。每進一卷冊，上於御案上手自舒卷，指點開示。或誦其文句至於終篇，或詳其世代爵里事實，論其是非成敗美惡之迹，且閱且語。中間所賜覽古今來諸名家真蹟

【註六】：《康熙起居注冊》，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條（頁六九九六）。

【註七】：《康熙起居注》，十六年八月十八日條（頁三二一）（北京藏本）。

【註八】：同上書，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條（頁三三八）。

神品，至五、六十餘種，不可殫述。至顏真卿書，則論此魯公書，嚴氣可性，可卜後來臨難風節。二臣奏：真卿當唐明皇時，安祿山之亂，河朔盡陷，真卿固守平原。初，明皇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真卿奏至，帝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爲何人，乃能若是，此可見忠臣義士，人君貴養之於平時，然後用之於一旦。今觀其書，可想見其嚴霜烈日，凜然生氣。上曰：然。……

同時，皇帝又叫牛紐與陳廷敬看他臨摹的翰墨，他對二大臣說：「此黃庭堅書，朕喜其清勁有秀氣，每暇時輒一臨摹。汝等審視果真蹟否？」牛紐等隨即回奏說：「蘇、黃、米、蔡，宋書之最有名者，而此書又庭堅得意之筆。皇上萬機餘暇，留心書史，至於書法，亦可陶養德性，有益身心。」皇帝同意他們的看法。後來這三位君臣又談到古人的清節，得到一個結論：「大抵文章、翰墨可傳於後世者，類皆賢人君子爲多。」【註九】

康熙皇帝與大臣們討論書法，互相示範是常見的事，清朝官書中就屢見不鮮，例如康熙十六年四月初十日：

「傳（喇沙里、沈荃）入懋勤殿，命荃書『忠孝』二大字及『光明正大』四大字、行書一幅。上覽畢，復親書『忠孝』二大字。喇沙里等出，賜茶。又傳諭沈荃：爾在御前作書，未免拘束，可於私寓寫大小字數張進呈，朕將覽焉。」

康熙皇帝又於同年五月二十日召侍讀牛紐至懋勤殿，命他寫字，牛紐書寫了五言唐詩一首，「上覽畢，親灑宸翰，草書唐詩絕句一首」。

又在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皇帝在乾清宮內與大學士等多人談論書法，檔案中記：

「……上又顧明珠等曰：朕適書闕里碑文，爾等可試觀之。又命講官伊圖、陳元龍向前共觀。明珠奏曰：御書神妙，真是卓越古今。上曰：『邇來無暇作書，運筆殊覺勉強，不甚愜意。』王熙奏曰：皇上書法精熟，光華煥發，筆意與趙子昂相彷彿，而神彩渾厚實遠過之。宋德宜奏曰：皇上究心字學，不但遠邁宋、元諸家，即晉、唐名人俱在陶鎔之內，所以諸體畢備，獨集大成。陳元龍奏曰：御書結構謹嚴，筆法超拔，神化之妙，難以名言。……上曰：宋大學士向有善書之名，可就此案作書，朕欲一觀其用筆耳。上降坐立案前，觀書。宋德宜書唐詩一首畢。上又曰：陳元龍作

【註九】：《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條（頁八七八）。

小楷頗佳，且甚敏捷，可就此案作大字一幅。陳元龍亦書唐詩一首。上覽畢，即親灑宸翰，書唐詩一首。王熙、宋德宜奏曰：「仰瞻宸章，真如龍飛鳳舞。臣等得侍臨池，可勝欣幸。上書畢，陞坐。」【註一〇】

皇帝能降坐觀書，讓大臣用他的桌子寫字，表現了他對書家的尊重。尤有甚者，他有時還會臨摹大臣寫的字，以「摹做玩味」。康熙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的《起居注》裡就記載了這件事：

「詹事沈荃進呈奉旨草書千字文、百家姓。學士喇沙里率同啓奏，上覽畢，將御書漢字二幅賜荃。令喇沙里傳諭曰：朕素好翰墨，以爾善於書法，故時令書寫各體，備朕摹做玩味。今將朕所書之字賜汝，非以為佳，但以摹做爾字，故賜爾觀之，果相似否？……」【註一一】

康熙帝的謙遜好學，由此可見一斑。他對書法好的大臣也予以稱讚，他曾說：「翰林內書法優長者皆有一種翰林習氣，惟孫岳頌書法最佳，草書實是過人。」【註一二】至於沈荃，皇帝也說他「書法遒勁，想專心學習有年故耳。」【註一三】還有一位名叫梅玉峰的官員，他可以做寫康熙皇帝的字，幾乎到了亂真的地步，皇帝也非常賞識他，曾經說過：「梅玉峰見朕之字甚多，所以寫字到了如此之好！」【註一四】

康熙皇帝自己酷愛中國書法，當然也希望他的兒子勤練書法，以皇太子胤礽而言，就可以得到證實。據可靠記載，清朝皇子的教育甚嚴，每日從早晨五點開始至下午七時左右，讀滿漢文書、練滿漢文字，另加挽弓射箭等體能活動，忙碌一天，皇帝希望達到「崇文善武」的目標。有關皇太子寫字的事，有幾則記錄可以參考：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皇太子作書，書完，以所書漢文數百字、清文一章，令諸臣觀。湯斌啓曰：此字端嚴秀勁，真佳書也。庫勒納、田喜霽啓曰：筆法精妙，結構純熟。……」【註一五】

【註一〇】：《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條（頁二六一九）。其餘兩則見於同書頁三〇一、三〇八等處。

【註一一】：同上書，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條，頁三〇九。

【註一二】：《康熙起居注冊》，四十一年十月初五日條（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註一三】：《康熙起居注》，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條（北京一史館藏）。

【註一四】：《康熙朝滿文朱摺全譯》（以下簡稱《全譯》），頁三三三。

第二天，康熙皇帝早朝完畢之後，來到皇子們讀書的無逸齋，皇太子的老師湯斌將皇太子的楷書向隨皇帝來的大臣們展示，大臣們觀看之後都說：「皇太子楷字，筆筆中鋒，端妍秀勁，臣等何幸得睹法書。」後來皇帝說：「皇太子寫字，向來做史鶴齡，每寫一紙，朕改抹者多，加點者少，未嘗加圈。昨歲宣示內閣之時，湯斌等已皆知之，諸皇子在宮中從無人敢讚好者，若有人讚好，朕即非之。昨講官入直，親見皇太子讀書、寫字，有稱揚之語，皇太子才始聞得人說一好字耳。」【註一六】據此可知：皇太子教育的課業中，每天有書法，而且皇帝自己還嚴加評定，「改抹者多」，使皇子日求進步。同時又不許人稱揚皇子，免得年輕人自滿自驕，有礙學習。事實上，皇太子在宮中從小就練習寫字了，從大學士勒德洪的一件報告中可以看出來。他說：

「臣等伏承皇上以皇太子歷年親寫所讀書本及臨摹楷法大小字共八篋有奇，示內閣與詹事府諸臣同閱者，臣等瞻仰敬觀，不勝欣慶。……自建立元良，親行訓迪，六齡自今，寒暑昕夕，未嘗間輟。……臣等再三展覽，滿字自六歲起至十歲，漢字自十歲起至自年（按指康熙二十五年）睿齡十三歲閏四月二十三日出閣以前卷冊，積累已幾等身。歲月日時，加進無已。字字端整，筆筆精楷。……」【註一七】

「積累已幾等身」、「字字端整，筆筆精楷」等語當然是奉承話，不過皇帝對皇子在書法上的要求是可以從這件奏報中了解的。皇帝不單對他自己兒子的書法有所要求，他對朝廷中某些文官的書法也是有要求的。他親政不久後，曾經命令翰林院的官員們勤練書法，研習詩文，後來因為三藩亂起，沒有能如願。康熙十六年吳三桂反清勢力衰減，皇帝又重提舊事，對經筵講官喇沙里等說：

「治道在崇儒雅，前有旨，著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真草書不時進呈。後因吳逆反叛，軍事倥傯，遂未進呈。今四方漸定，正宜修舉文教之時，翰林官有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真草書進呈者，著不時陸續送翰林院進呈。」【註一八】

【註一五】：《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條（頁一六四二）。

【註一六】：同上書，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條（頁一六四五）。

【註一七】：同上書，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條（頁一四八五）。

【註一八】：《康熙起居注》，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條（頁二九七）。

翰林院的官員，特別是爲他講學的近侍官員，皇帝對他們在書法上的要求尤其嚴格。王鴻緒是皇帝的寵臣之一，「文章詩賦，頗爲優長」，然而皇帝在康熙二十四年時仍說「近日王鴻緒字殊不見佳」【註一九】，顯然是說他不常練習了。康熙二十六年，翰林院題名沈上墉補日講起居注官時，皇帝也說：「講官職任緊要，必得老成宿學之人，始可勝任。朕觀此時講官，迥不如前。：：即如寫字一事，沈荃在時，極喜書寫，從無厭倦。今雖間有能寫字者，若令其書寫，則深以爲苦矣。這講官員缺，爾等將可用之人問明翰林院具奏。」【註二〇】這也是表示了他對補缺人員的不滿意。康熙三十三年，皇帝也命大學士們在翰林官員內，「知有長於文章，學問超卓者具奏」，後來大學士向皇帝提報了三人，其中「進士唐孫華，長於詩賦，文章亦佳」，但是經過皇帝親自考試之後，則對大學士們說：「觀唐孫華文學實優，但字不甚佳，著額外授爲禮部主事，令於翰林院行走。」【註二一】翰林院官員若外轉作官，也有以書法爲考量標準的。有一次，皇帝與大學士們談到翰林院官調補外省道台的事，皇帝認爲吏部的辦法是有瞻徇情面之嫌的。他說：

「今翰林官員內，或有不善書法者，或有不能撰講章者，或有不能點斷通鑑章句者，惟以飲酒、宴會、圍棋、馬吊爲戲，未有讀書立品，思副委用，以裨益國事爲心者。：：此事著問吏部，翰林院堂官，此道缺調用之議是否相宜。」吏部與翰林院的官員後來回奏說：「翰林官以作字著書爲伊等專責，或有書法不工，章句不能點斷者，反以道缺相補，誠不相宜。：：」【註二二】從這段君臣議事的文字中，可見皇帝是重視書法的，不然如何會列爲第一要項？

康熙皇帝因爲重視書法，他常以臣工寫字好壞來決定他們的前途，有人因書法好而得到更高更好的官位，打進皇帝核心寵臣的圈子。有人則因寫字不工整而不得升遷，甚至連考試都不能通過，根本談不上做大官了。以下的幾個例子，可以一看：

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皇帝降諭大學士們說：

「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學不能應付。今欲於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

【註一九】：同上書，頁一三六二。

【註二〇】：同上書，頁一六二一。

【註二一】：《仁錄》卷一六四，葉十一。

【註二二】：《康熙起居注》，頁一五二四。

究文學。伊等各供其職，若今仍住城外，則不時召宣，難以即至。今著於城內撥給房屋，停其升轉，在內侍從幾年之後，酌量優用。再如高士奇等善書者，亦著擇一、二人，同伊等在內侍從，爾衙門滿漢大臣會議具奏。」【註二三】大學士們會議之後，推荐了人選，最後皇帝作了決定，並給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等人又降了一道諭旨：

「著將侍講學士張英在內侍奉，張英著食正四品俸。其書寫之事一人已足，應止令高士奇在內侍奉，高士奇著加內閣中書銜，食正六品俸。伊等居住房屋，著交內務府撥給。」【註二四】

張英與高士奇就因為「善書」等條件好被選入南書房中辦公了，從此「備顧問、掌機要」，為皇帝所倚重。張英後來升為禮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文華殿大學士，可謂位極人臣。高士奇因非科舉出身，但也升官為詹事府少詹事等職。後來被人彈劾休致回家，然而不久後又被召回京城，還在南書房中任職。信任之專，由此可見。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國子監助教員缺擬補用新人，大學士明珠等選出二人，一是工部的筆帖式陶三泰，另一是兵部筆帖式努山。明珠向皇帝報告說：「臣等遵旨看其書寫，陶三泰書寫精工，為人亦優。努山係一樸實之人。」皇帝隨即作了決定：「陶三泰著補授助教。」可見皇帝是比較喜歡書法好的人。

相反地，有些人因書法不佳而就影響前程了，上述的唐孫華就是一例，還有比他情形更嚴重，連政治圈都打不進的也有。康熙三十年春天，在京城裡舉行殿試，有人就因為字跡不好而落榜的，清宮檔案裡便記錄過這樣的事：

「（皇帝在逐卷詳閱殿試選卷後），問大學士王熙曰：所作文章亦有甚不堪者否？王熙奏曰：文章無甚不堪，但有一卷，字跡潦草。上令取其卷，折名闈畢，曰：此五格字跡甚不堪，初學書寫，將伊停此一科，下次再試。」【註二五】這位考生顯然因書法不好而被淘汰了。

由於康熙皇帝酷愛書法，他也憐惜善書的人才。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乾清門聽政時，吏部尚書鄂爾多因為太常

【註二三】：《康熙起居注》，頁三三一。

【註二四】：同上書，頁三三七。

【註二五】：《康熙起居注》，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條（頁三二〇）及《康熙起居注冊》，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條（台北藏本）。

寺少卿高層雲病逝，向皇帝建議以通政司參議錢三錫補缺的事。皇帝立即向起居注官員們說：「高層雲書法甚工，所患病，爾等聞之否？」庫勒納和王頊齡便向皇帝奏報：「高層雲患痰火，六日而已。」【註二六】大臣死亡，遺缺補人是經常有的事，很少見到皇帝問起官員的死因，高層雲的被皇帝關心，當然是與他「書法甚工」有關。

滿洲鑲黃旗屬下人喇沙里（一作拉薩禮），以文翰通籍，累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後來升官到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也是與他的書法及文學才能有關的，尤其在他職任經筵講官期間，為皇帝尋得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真蹟，又常帶領沈荃等人在懋勤殿等處與皇帝一同談論書法，或觀摩寫字。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喇沙里病逝，皇帝聞訊後非常難過，除派遣內班侍衛攜銀三百兩到喇沙里家慰問之外，又命令大學士等：「可將好諡與他。」【註二七】第二年，皇帝更「加贈喇沙里禮部，賜祭葬，諡文敏」【註二八】，這也是對這位通文翰大臣的一種敬重表示。

康熙皇帝對善書大臣憐愛、尊重的最佳例證可以在沈荃的身上看到。沈荃是漢人，出生於江蘇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他在順治時考取探花，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充任日講記注官【註二九】。當時皇帝正熱心字學，曾經命令沈荃在御前寫大小字，也在家中寫〈千字文〉、〈百家姓〉等上呈御覽。沈荃的字皇帝非常喜歡，被「稱善，俱留中」的很多。皇帝也賜給他一些御書。尤其在康熙十六年六月十七日這一天，下午皇帝召他到懋勤殿，給他看了很多宮中珍藏的晉、唐、宋、元名家字蹟以及淳化、蘭亭諸帖。後來君臣二人又各寫一些行書、大字，皇帝把親書的「存誠」、「忠恕」和早先寫好的「龍飛」、「鳳舞」大軸賜給了沈荃，在沈荃離開時，皇帝又送了他六本法帖，才結束了他們相聚愉快的一個下午【註三〇】。沈荃死後，皇帝不止一次提到他，稱讚他的書法美好。如「已故沈荃書法遒勁」、「沈荃在時，極喜書寫，從無厭倦」等等，而沈荃也因「效力皇上之處甚多」得到一個諡號，相信也是與書法有關的【註三一】。康熙三十八年春天，皇帝南巡江蘇，遇到

【註二六】：同上書，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條。

【註二七】：《康熙起居注》，頁四六四。

【註二八】：《八旗通志》卷二二六（儒林傳）上（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排印本，第八冊，頁五三三四，一九八五，吉林長春）。

【註二九】：《仁錄》卷四四，葉四。

【註三〇】：《康熙起居注》，頁三一一。

沈荃的兒子沈宗敬，皇帝追念故人，在贈送御書給其他官員時，也特別寫了一幅「落紙雲煙」的匾額給沈宗敬，以表思念。甚至到沈荃謝世後近三十年，皇帝還念念不忘他，《清裨類鈔》一書中記述了這件事：

「康熙癸巳（按為五十二年），方望溪侍郎苞，供奉南書房，一日，聖祖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晡，內侍至，傳諭李文貞公光地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指其病，兼析其由，至于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註三一】

我們知道：皇帝也曾賜過字給沈宗敬，宗敬的作官可能也與他父親的餘蔭有關，康熙皇帝對善書大臣的情義，真是深長高厚的，而這段君臣翰墨因緣也是令人羨慕無限的。

康熙皇帝自幼即愛書法，而且「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統治的時間又長達六十一年，顯然他一生寫製的御書墨寶，必定數量可觀了。這批為數龐大的作品他是如何處理的呢？這件事當然很難了解實況，不過，從現存的史料中，我們大概可以作一推測，他的絕大多數墨寶，是由他自己贈送給當時的王公大臣、士紳百姓以及一些僧道人士，還有某些特定場所。這樣的想法應該不會太錯，因為清代官方檔冊中就記載了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如：

康熙十六年六月五日，皇帝在宮中「命張英寫行書大字三幅，上御筆書『存誠忠孝』四大字，賜之。」【註三三】
同年六月十七日，「上又親書『存誠』、『忠恕』二匾，同以前御筆『龍飛』、『鳳舞』二大軸之賜（沈）荃。」【註三四】
第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召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侍讀學士葉方靄、侍讀王士禎入侍內廷，蒙上賜御筆大字各一幅，行草唐人五、七言詩各一幅。」【註三五】

【註三一】：同上書，頁一二七。

【註三二】：《清裨類鈔》第三冊，〈諫諍類〉頁十二，（台灣商務版）。又《仁錄》卷二九五，葉八至九記：「沈荃之子沈宗敬，為人參劾，朕念伊父存日勤勞，姑留其職。」亦可見康熙帝對書家的遺愛。

【註三三】：《康熙起居注》，頁三二二。

【註三四】：同上書，頁三二一。

【註三五】：同上書，頁三六〇。



又如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起居住官員寫道：

「早，上御瀛臺，聽部院各衙門官員面奏政事畢，部院各官出。……少頃，上命衣都額真飛耀塞，對親、侍衛爾格，捧上諭及御書大軸至瀛臺前亭，頒賜大學士索額圖、勒德洪、明珠、李蔚、杜立德、馮溥各一。諭曰：朕萬機餘暇，留心經史，時取古人墨蹟臨摹，雖好慕不衰，未窺其堂奧。歲月既深，偶成卷軸。卿等佐理勤勞，朝夕問對，因思古之君臣，美惡皆可相勸，故以平日所書者賜卿，方將勉所未逮，非謂書法已工也。卿等其知朕意。索額圖等隨謝恩出。上又召學士庫勒納入，偕侍衛爾格捧上諭及御書卷軸出，賜庫勒納大軸一；學士葉方靄大軸、長卷各一；詹事格爾古德大軸一；沈荃長卷一；侍讀學士牛紐、常書大軸各一；侍讀學士崔蔚林、蔣弘道、侍講學士嚴我斯、侍講董訥、王鴻緒各長卷一；侍講學士張玉書大軸長卷各一。……」【註三六】

還有更大規模贈送御書的場面，如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皇帝降旨「傳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餘員，至保和殿，頒賜御書有差。」【註三七】當天「侍郎以下諸臣御書各一幅。」【註三八】類似這樣的大小臣工個人或團體賜御書的事很多，皇帝的墨寶也就這樣的由宮中進入臣子的家中了。另外還有一種大量贈送皇帝御書的情形就是出外巡幸時，康熙帝也是喜歡贈送字軸給臣民的。現以三十八年南巡為例，表列舉出他沿途贈御書的事實如下：

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四賜直隸巡道趙弘燮「清惠不群」。

初十日賜管理繹夫禮部員外郎舒古鼎、慎刑司員外郎阿爾賽御書各一幅。

十一日賜管理繹夫郎中穆楚庫、員外郎常代御書各一幅。

十二日賜天津總兵潘育龍御書〈杜若賦〉一幅。

十三日賜管理繹夫員外郎滿蒲、阿米達御書各一幅。

【註三六】：同上書，頁五六四。

【註三七】：《仁錄》卷二〇八，葉六。

【註三八】：《康熙起居注冊》，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條（台北藏本）。

十八日賜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冰壺朗映」四大字，臨米芾〈天馬賦〉一卷。又賜尙芝龍、張鼎彝、張鼎鼎、張常住御書各一幅。

三月初四日賜總漕桑格「激引清風」四大字等物。

初八日賜原任工部侍郎李柟「多識畜德」四大字、對聯一幅、唐詩一幅。賜原任布政使汪楫「游詠清風」四大字並字一幅。原任給事中李宗孔「游詠清風」四大字並字一幅。又賜天寧寺僧廣元「禪心澄水月」五大字、「佛門堂」三大字、「皓月禪心」四大字、「寄懷閑竹」四大字。興教寺僧廣徹「西來法」三大字。北山寺僧廣證「法律禪」三大字。

初九日賜糧道劉道芳「龍飛」二大字、「揚仁風」三大字並字一幅、手卷一。鳳廬道修毓秀一幅。揚州知府傅澤洪字一幅。鹽商張文秀「松風」二大字、手卷一。天寧寺僧廣元「鷹堂」二大字。北來寺僧「上崇」二大字、「慈雲」二大字。

十一日賜江天寺超樂《心經》並字四幅。僧明真「雲峰」二大字、「松風石」三大字、並字一幅。避風僧源恆「甘露門」三大字、《金剛經》一部。僧明融「超峰」二大字、經一部。僧妙覺「禪棲」二大字、經一部。僧僧瀾「善覺」二大字、經一部。又僧慧光九人經各一部。

十三日賜廣儲司郎中卞保、掌儀司員外郎陶朱、戶部員外郎敦多字各一幅。

十五日賜翰林院掌院學士韓莢「家雞野鷺春蚓秋蛇」八大字（臨董其昌體）及「東南雲峰」四大字（東南雲峰四字韓莢請求勒石虎丘，以彰榮遇）。

十六日賜江蘇巡撫宋犖「仁惠誠民」四大字、「懷抱清朗」四大字、臨米字一幅、〈天馬賦〉一卷、詩扇一柄。賜提督張雲翼「思無邪」三大字及字一幅、手卷一幅、詩扇一柄。

十八日賜總督張鵬翮御書一幅。

十九日賜蘇州織造李煦「修竹清風」四大字、字二幅，原任尙書翁叔元詩扇字三幅。原任尙書王日藻「連雲」二大字、字三幅。原任御史徐樹穀「天光雲影」四大字、字二幅。原任巡撫顧汧詩扇字。原任國子監典簿徐昇「雲光台」三大字，又字一幅。原任給事中慕琛字二幅。原任庶吉士沈宗敬「清風蘭雪」四大字、又字一幅。

二十日賜雲泉寺僧持藻「般若臺」三大字。

二十六日賜浙閩總督郭世隆「岳牧之任」四大字、又手卷一幅。巡撫張勉「宣布德澤」四大字、又手卷一。提督趙弘燦「樂善不倦」四大字。

二十七日賜湖州知府陳一夔「名垂青史」四大字。福建將軍金世隆「器志方雅」四大字。提督王萬祥「智義合宜」四大字。總兵官李華「惠迪吉」三大字。藍理「所向無前」四大字。內閣學士胡會恩「秘閣清班」四大字。庶子陳元龍「鳳池良彥」四大字又字一幅。又賜南海普陀山僧明志「潮音洞」三大字、「梵音洞」三大字、「普濟群靈」四大字、「皓月禪心」四大字，又字一幅。僧性統「天花法雨」四大字、「修持淨業」四大字，又字一幅。天竺寺僧挺萃「法雲慈悲」四大字。僧輅慧「飛來峰」三大字、「雲棲」二大字。

二十八日賜內閣學士顧祖榮「邃清之秩」四大字。副都御史吳涵「風霜之任」四大字。布政使趙良璧「承流宣化」四大字。按察使于準「廉察之寄」四大字。又賜淨持寺僧方孝「西峰」二大字並對聯。

二十九日賜織造官敖福合「鸞鶴情」三大字、「蘭亭」二大字、對聯一副、字一幅。鹽道卞三畏「廉鎮」二大字。原任詹事高士奇「忠義節義」四大字、對聯一副、字一幅。原任少詹事邵遠平「蓬觀」二大字。原任諭德沈涵「華省」二大字。原任中允蔡升元「清華」二大字。原任御史龔翔麟「蘭臺」二大字。原任總督甘文焜等「勁節」二大字。又賜玉泉禪寺僧等裕《金剛經》。

四月初二日賜給事中宋駿業、宋大業兄弟「篤念前勞」、「蹇諤老成」、「文學侍從」大字匾額。賜侍講學士王九齡「視草」二大字。侍讀學士張廷瓚「玉堂」二大字。國子監祭酒孫岳頌「尊經服教」四大字。原任侍郎彭孫通「松桂堂」三大字。百歲老人顧履吉「凌雪喬松」四大字。九十二歲老人褚篆「海鶴風姿」四大字。

初五日賜原任尚書翁叔元「攬秀堂」三大字。原任詹事高士奇「再過鵝峰」四大字。給事中宋駿業憫農詩一章並御書。原任御史盛符升「年登大耋」四大字。原任贊善黃與堅「如松堂」三大字。原任檢討尤侗「鶴栖堂」三大字。原任巡撫顧汧「閱清暉」三大字。兩浙運使道李濤「惠愛」二大字。織造官李煦詩一首、對聯一副。華山和尚敏膺「高雲」二大字、「翠

巖寺」三大字、又字一幅。詳符寺僧紀蔭「神駿寺」三大字。

初六日賜杭州司庫戚色御書一幅。華山和尚敏膺「香域」二大字。

初七日賜原任左春坊秦松齡「松風水月」四大字、「山色溪光」四大字。放生池和尚「慈雲寺」三大字。小金山和尚「蘭若」二大字。

初八日賜和尚紀蔭「清淨寺」三大字、字二幅、對聯一副。

十五日賜洪武陵「治隆唐宋」四大字黃綾一幅。安徽巡撫李鈞「敷政於外」四大字。布政使張四教「忠信之長」四大字。江蘇布政使劉殿衡「藩維之寄」四大字，按察使趙世顯「清明仁恕」四大字。蘇松糧道劉殿邦「一州之表」四大字。驛鹽道王然「清簡爲最」四大字。安徽糧道鮑復昌「治民如家」四大字，鳳廬道佟毓秀「惠愛在人」四大字。常鎮道施朝輔「百里宣風」四大字。又以織造府官曹寅之母年老，賜「萱瑞堂」三大字；曹寅「雲窗清靄」四大字、又字一幅、對聯一副。

十六日賜朝天宮道士顏弘業「忻然有德」四大字、字二幅。

二十日賜大學士張玉書「恭儉爲德、澄懷日新」八大字、「浮翠樓」三大字、字一幅、對聯兩副。又賜總河于成龍「澄清方岳」四大字、字二副、對聯一副。鎮江僧廣如「八公洞」三大字、《金剛經》一卷。超著「鶴林寺」三大字、《金剛經》一卷。超學「竹林寺」三大字。瓜州僧通和「息浪菴」三大字、《金剛經》一卷。江天寺僧深起「水天清映」四大字。印銓「清規」二大字。僧湛悟《金剛經》一卷。

二十二日賜李宗孔「香山洛社」四大字。李枬御製詩一幅。兩淮鹽院卓琳「紫垣」二大字，原任主事郭士環「泉石怡情」四大字。御史程文彝「肅紀守法」四大字。原任道程兆麟「歌詠昔賢」四大字。侍講學士郎啓「竹風蘭露」四大字。又賜徐樹穀「愛清景」三大字。沈宗敬「落紙雲煙」四大字。鹽商項起鶴母「壽萱」二大字。鹽商汪森裕「禮年高」三大字。舉人吳廷禎字一幅。天寧寺僧廣元詩一章。清涼寺僧紀蔭字一幅。焦山寺僧「法雲慧日」四大字。天心寺僧元啓「香阜寺」三大字。萬佛菴僧普怡「雲門雪竇」四大字。

二十四日賜相士羅光榮「通幽索隱」四大字。江天寺僧「龍光寺」三大字。

二十五日賜內閣學士布泰「木天」二大字。蘇州雲泉寺僧特藻「慧業寺」三大字、「精舍」二大字。

二十八日賜于成龍「樂休社」三大字、對聯一副。徐廷璽「慈惠之師」四大字。雲台寺僧隆禎「遙鎮洪流」四大字。

五月初三賜五經博士仲秉貞「聖門之哲」四大字。

初六日賜高士奇條幅、對聯。賜大名府九十七歲老人聶志笙「春秋高」三大字。

初七日賜直郡王「綺窗」二大字。誠郡王「擁書千卷」四大字、「芸窗」二大字、「雲舫」二大字。七貝勒「進學齋」三大字。衍聖公孔毓圻「詩書禮樂」四大字。五經博士孔毓埏「遠秀」二大字。山東巡撫王國昌「珪璋特達」四大字。布政使劉暉「維德之隅」四大字。按察使李基和「獨特風裁」四大字。登萊道郎廷極「振鷺初飛」四大字。

十三日賜天津總兵潘育龍「盡銳爭光」四大字。

十四日賜內閣學士噶禮「清班」二大字，郎中馬爾漢、黃外郎恩愛御書各一幅。

十六日賜兵部尚書席爾達「居貞素」三大字及字一幅。【註三九】

以上是康熙皇帝此次南巡沿途贈字的紀錄大要，從而我們可以了解，皇帝在南巡的一百零三天之間，他送出了近三百件御書墨寶，其中有匾額、條幅、對聯、詩扇、手卷等等，而贈送的人多達二百多個，包括王公大臣、地方小官、鄉紳商人和尚道士、壽公壽婆、甚至相士各式人等。另外還有專為洪武陵、子路廟寫的，實在是洋洋大觀。康熙年間，類似這樣的巡幸還有多起，即使是南巡一種，先後也有六次之多，而其他的東巡故鄉遼瀋，西北出遊塞外等等也常舉行，所以皇帝的御書經由這樣的方式與管道送出的實在很多。

康熙皇帝如此大量的贈送御書，我個人以為並非單純的為滿足一己的虛榮心，更不是他個性慷慨的表現。他的贈送御書是有著深一層的目的。他送字給和尚道士是為聯絡各宗教人士；送給高齡長者是表示他有敬老之心；送給退休舊屬是藉以說明他是重情義的人；送給在職文武官員則帶有鼓勵與警惕的涵意，是要他們為國為民多做工作，這些對他的統治都是有助益的。例如在上述的南巡途中，他賜趙弘燮「清惠不群」匾額，就特別降諭說：「爾兄弟係功臣之子，未必玷辱先人，故皆

【註三九】：《康熙起居注冊》，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至五月十七日間各條（台北藏本）。

擢用授以文武要職。今復以此四字賜汝，此後益當砥礪廉潔，廣宣惠愛，以副朕視民如子之至意。」賜宋犖的字時也說：「以爾居官好，故有此賜。」對陳一夔「名垂青史」是表彰其父陳丹赤為國捐軀死難的，當然也希望陳一夔自己也能忠於國家。其他如寫「風霜之任」、「廉察之寄」、「宣布德澤」、「肅紀守法」等等，都是有期勉之意在的。

康熙皇帝也有應各級官員之請而贈送御書的，如為泰山、華山等五嶽題的字、為各地名勝題的字、為古聖先賢廟祠題的字、為釋道寺觀題的字等等。他也為中央衙門都察院寫過「都俞吁咈」、為國子監寫過「彝倫堂」、為翰林院寫過「道德仁藝」、為詹事府寫過「德業仁義」等等的牌匾，甚至他還為屬邦琉球寫過「中山世土」、為安南寫過「忠孝守邦」等的匾額【註四〇】。由此可見，康熙皇帝的御書在當時無論是國內國外，或是機關、寺廟、遊歷地區與人民家中，到處都是可以見到的。

康熙皇帝也有不少墨寶被各地官員勒石成碑的，甚至印刷拓本傳世的，以下幾例可為說明：

皇帝第二次南巡是在二十八年春天，他在揚州曾賜知府高承爵題杭州〈靈隱〉詩的墨寶，高承爵後來勒石建亭，安置在平山堂名勝區的西邊御苑中，這塊石碑字形工整、刻工精美，至今仍完整無缺的屹立園中，供人觀賞。

康熙四十二年，皇帝賜給山西巡撫噶禮一些墨寶，噶禮後來向皇帝報告，他已經將部分御書刊出並製匾懸掛在公署之中了，而且奏稱：「御書神奇字寶超出名家。」收集各官所有的御書，一齊勒石，並在衙門北邊建一御書樓，將刻石排列嵌於山牆之中，形成一座碑林。噶禮又奏稱：「又拓碑文印刷，以傳至萬萬年。」噶禮後來還想擴建御書樓，皇帝批示說：「已夠大，著停止增建。」【註四一】

康熙四十三年，皇帝出巡西北時，曾賜陝甘總督與西安地方官員們一些御書，同年七月十五日，甘肅巡撫齊世武便上書報告說：「皇上親賜西安總督、巡撫等箴言、鏤石銘、詩章等三種御書，奴才皆勒石於大堂，朝夕瞻仰，謹遵聖訓以行。」

【註四〇】：此處各式題字，可在《康熙起居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琉球《中山世譜》、安南《大南實錄》等資料中看到。

【註四一】：《全譯》，頁一九三。

【註四二】：同上書，頁三三三。

【註四二】

另外，有一次皇帝巡幸到了密雲，當地知縣周鉞向皇帝獻詩，皇帝也賜以御書詩字一幅。這位知縣還不滿足，又奏請皇帝「在密雲題詠，以便勒之碑石。太監李玉入奏，捧出御製密雲詩章。諭曰：即刻寫就，墨尚未乾，命爾先看，書法何如。俟墨乾後用寶賜爾。……」【註四三】這則故事除了使我們知道康熙皇帝確有不少墨寶被勒之碑石之外，也透現了皇帝在書法與詩文上的才能以及他的平易近人風度。

康熙皇帝一生酷愛書法，他在臨摹古人各家法帖中，心得很多，知道「用筆時輕重疏密、或疾或遲、斟酌俱各有體」，因此他可以被視為一位傑出的書家皇帝。儘管他說「每日寫千餘字」，那可能只是年輕初學書法時的事，因為在三藩動亂期間，在三征噶爾丹之時，顯然是沒有時間作書的，也沒有心情練字的。而到康熙四十七年之後，一方面因為廢皇太子的家變，另一方面是他的健康有了問題，使得他幾乎無法作書了，所以他寫字最多以及賜御書最多的時間，應該是在康熙十六年前後以及四十年至四十一年之間的一段時期。我們從史料中看到他在康熙二十八年時說他自己「目力不能書寫細字」【註四四】，三十一年時又對大臣們公開稱「朕不寫字作文亦久矣」。三十二年患瘡疾多時，接下來又忙於征討噶爾丹，自己長途跋涉到塞外邊疆，三十七年以後，才比較得到空閑，書法作品顯見增多了。康熙四十七年以後，他又經歷了家庭與身體不順意的雙重打擊，經常有心跳不寐的現象，甚至有頭暈、手腳浮腫的痛苦，有時嚴重到右手不能寫字【註四五】。晚年當九門提督隆科多向他求墨寶時，他說：「近幾年不太寫字了……雖不如前，好歹仍有原樣，為使爾知道，將朕之御書詩扇賜去了。」【註四六】隆科多當時是他的寵臣，勉強為之，送了他一柄御書詩扇。這也是史料中僅見的有關康熙皇帝書法生涯史上最後記載了。

【註四三】：《康熙起居注冊》，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條（台北藏本）。

【註四四】：《仁錄》卷一四〇，葉二十三下。

【註四五】：《仁錄》，卷二七五，葉五；卷二七六，葉五等處。

【註四六】：《全譯》，頁一六〇九。

康熙皇帝的書法是不是很美？他能不能躋身於書法名家之林？這些事我個人不能置評。不過，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倒有幾點感想，應該略作抒發，以為本文結尾。

第一，在專制時代，皇帝是位尊權重的，是富有四海的，他可以窮奢極侈，他可以荒淫無道。然而，康熙皇帝卻有酷愛書法的高雅嗜好，而且持之以恆的練習與研究，樂此不疲的以贈送書法交友與聯絡臣民，實在難能可貴。

第二，康熙皇帝與大臣們切磋書法或示範書法之時，儘管大臣們諂諛的說「皇上天縱之聖，書法盡善盡美，允為楷模」；但是皇帝總是謙稱：「雖好慕不衰，未窺其堂奧。」他向人展示書法或是賜人御書，也都表示「非謂書法已工也」。這種謙虛的美德，實在是不少見的。

第三，歷史上有不少工書畫、通音律、醉心翰墨的君主，常常也是好聲色、喜浮華、治平無方，甚至玩物喪志而使國家衰亡的人，如南唐李後主、北宋徽宗等等。然而康熙皇帝卻與他們不同，即使在初學之時，興趣極高，幾乎每日與臣工們論書道。他也不忘人君的本份，清代官書裡記載過這樣一件事：

「上曰：至於聽政之暇，無間寒暑，惟有讀書寫字而已。上遂御書一行令觀。傳達禮奏曰：皇上書法端楷，盡善盡美。一日萬機，復孜孜於學，講習討論，惟日不足，真可謂無逸作所矣。但人君之學與儒生不同，寫字無甚關係，恐勞聖體。上曰：人君之學，誠不在此，朕亦非專工書法，但暇時游情翰墨耳，爾言朕之知矣。」【註四七】

這是康熙十二年三月四日君臣間的一段對話，充分表現了皇帝知道國事的重要，書法只是他的暇時嗜好而已，而他的接受諫諍的謙虛心懷也出現在字裡行間了。二十年以後，他又在一個場合裡向大臣說：

「或有謂寫字作文皆係虛文粉飾，雖極精工，亦無益於國計。朕不寫字作文亦久矣。」【註四八】

可見康熙皇帝是很理性的愛喜書法，把書法當作一種休閒活動，用以怡情養性的，最多他有以書法為工具來籠絡臣工與士民的念頭，但這種功利性並不妨害他治國，相反地，對他的統治可能還是有裨益的。

【註四七】：《康熙起居注》，頁十二。

【註四八】：《康熙起居注冊》，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條。